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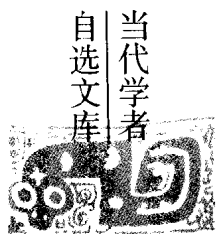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吴小如
卷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兵考卷之九

卷之九



吴小如

出版说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勃，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

自序

—

安徽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学术论著丛书，向我组稿。我把历年所写较有保留价值的学术文字辑为四部分，约四十万字，如期交了卷。这套丛书，出版社要求所选文章须按写作年代先后顺序编排。我这本书的排列次第则略有出入，应在此作一说明。第一部分为“经史丛札”，其中“经”的部分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史”的部分仅《史记》一种，作为附录性质附在后面，便无法按时间先后排列了。同样，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是《〈文选〉枚乘〈七发〉李善注订补》亦属附录性质，故亦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第三部分是关于诗、赋、长短句方面的论文，以按照文学史发展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为宜，因此未能按照写作年月的早晚编次。第四部分是关于小说戏曲方面的论文，由于每篇文章的内容可以相对独立，便一律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不去考虑“史”的纵向关系了。这四部分的排列顺序看上去有点“各自为政”，实际上并非有意“自乱体例”，只是为了读者浏览时稍稍方便而已。这一层希望出版社

和广大读者予以谅解。

第一、二两部分皆选自拙著《读书丛札》（1987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篇幅占全书二分之一强。这是因为北大出版社在付印《丛札》时便未打纸型，根本未考虑重印，所以此次就稍稍多选了一点。其中第二部分里面的“词语丛札”，是以所释词语出现在古籍中的时间先后排列次序的；“字义丛札”则按照《说文》的部首次序排列所释文字。第三部分里的文章主要选自拙著《古典诗文述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和《诗词丛札》（北京出版社1989年的初版），有好几篇是同时贤的论点进行商榷的。第四部分中谈戏曲的只选了两篇札记，余下的都是谈小说的。除谈《牡丹亭》的一篇选自《吴小如戏曲文录》（北大出版社1995年初版）外，大部分论文皆选自拙著《古典小说漫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初版）。平生治学所结小小成果，大抵收于此帙矣。

二

这本书中所录文字以“札记”形式成篇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人会认为这是否不大像学术文集。这同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有关。这里想说几句题外的话。我是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从小喜欢看戏，后来也学着唱戏。而我在唱戏时总爱唱配角。不是我不会演主角，但思想上一直有这样一种考虑：与其演主角使人感到不足，毋宁演配角使人感到有余。我写文章亦复如是。尽管有充足的材料和有把握的观点，我始终不愿意摆开架势、屣入水分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而宁可长话短说，尽量压缩篇幅，写成一则读书札记。1987年我为北大《全宋诗》

研究生班讲授宋诗，其中有一章讲到两宋词人的诗；两个小时的讲稿再加上一些补充材料，我只用来写成一篇千余字的短文。我为研究“西昆体”，曾做过若干卡片，画过好几张表格，费时近半年之久，最后写成《西昆体平议》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还不足四千字。这就是我这本选集“札记”多于论文的原因。

还有一点想法，在这里附带谈一下。我一生没有写过一部专书。不是我偷懒或心多旁骛不肯下功夫，而是认为，写一部有头有尾、章节缜密的专著，其中必有若干章节不是自己的“强项”，未必能在这些章节中写出真知灼见。那么，为了使一本专著结构完整，势必在自己的“弱项”环节要稗贩前贤成说以足成之。与其如此，还不如只把属于自己一得之愚的内容抽绎出来单独成篇。这也就是我这本选集中所收文字显得零散琐碎而缺乏完整体系的缘故。然而方面广、头绪多并不等于杂乱无章。在我所曾染指的各个业务领域，我在进行研究或决定写出自己一得之见以前，思想中早已存在这门学问的一个“史”的概念。只是在落笔时没有着意去刻画勾勒其“史”的轮廓线索罢了。

三

应该承认，我对经史诸子都很有兴趣，也进行过一些探索。但我是把这些学术专著都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尽管如此，关于群经的今古文问题，宋学与汉学的着眼点问题，我也必须进行细致深入的比较分析。为了治群经和诸子，我不得不先去学习一些有关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知识，运用考据

学、校勘学的手段，以达到研究义理（思想内容）和辞章（艺术表现）的目的。这就是我开始做学问的起跑点。

由于我把经史诸子都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我必须要努力排除门户之见，而采取“综合治理”或者说融合各家之长的步骤，来对待经今古文、汉学与宋学这一类的问题。比如对《诗三百篇》，我就不专主《毛传》、《郑笺》而旁及三家诗；对《春秋》三《传》，也力求把《左传》与《公》、《穀》融合起来；对待《论语》，只要有卓见胜解，我并不专主汉儒旧说或程朱学派，而是“择善而从”。下而至于对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也力求其“通”而不做“自我封闭”式的傻事。但只要自己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而且能自信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也就不轻易改变观点、动摇主张。我相信，自己的一得之愚，多少是能够经受得起时间考验的。一旦我所持的观点被真正强有力的论据所推翻，我想自己也不会盲目护短，死不认错，而置真理于不顾。从学风来看，我治学的态度宁失之于保守，却不想追时髦、赶浪头，“曲学以阿世”。学术成就大小多寡是客观存在，必须由他人评说；而治学态度则是由自己主观意志决定的，是非优劣，冷暖自知。

总之，我的学术成果是微不足道的。照理讲，我应该有更多更大的成就，可惜竟止于此。这里面有客观原因，而更多的是主观努力不够。我已无力超越自己。严格地说，自1985年以来，我便无法再潜心致志去进行学术研究。尽管我一直不停地在撰写一些琐屑零散非学术性的文字，但我可以坦率地供认，那只是在“吃老本”，只是硬挤时间把竹头木屑拾掇到字里行间，勉强地打发尚未完结的生命。我年轻时曾做过的若干好大喜功的春梦只能听其一个个地破灭。这是我自己的悲剧。

我诚恳地期待着比我更有作为的年轻人后来居上，做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成绩，并以我为殷鉴。

1997年10月 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诗三百篇》臆札·····	1
《左传》丛札·····	30
《论语》丛札·····	79
《曲礼》、《檀弓》丛札·····	125
《史记》丛札·····	155
词语丛札·····	193
字义丛札·····	247
《文选》枚乘《七发》李善注订补·····	364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	385
说“赋”·····	406
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415
读贺知章《咏柳》绝句·····	437
温词浅探·····	443
《词学论荟》题记·····	470

宋诗导论·····	480
“西昆体”平议·····	493
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499
说《三侠五义》·····	525
关于王昭君故事的札记·····	536
论水浒人物卢俊义·····	549
释“平话”·····	577
重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583
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610
关于曹雪芹生卒年问题的札记·····	621
闹红一舸录·····	631
关于《牡丹亭》的札记三则·····	646
试谈中国讽刺小说·····	660
试谈公案小说的几个问题·····	667
作者小传·····	671
主要著作目录·····	672

《诗三百篇》臆札

前 言

1938年秋，予在津门从朱经畬师受业，始知《诗三百篇》之学，于毛、郑、孔、朱外，有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市水灾，日诣北京图书馆，手录明、清人说《诗》专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问》、姚际恒《通论》、方玉润《原始》诸书，皆于此时寓目。1950年秋，予为津沽大学诸生讲授《诗三百篇》，时仅一年，然涉猎多方，颇有所积。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擷尤多。至于诂训章句之义，则深叹清人治诗如陈启源、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俞曲园诸家，所发明者实远胜前哲。及1956年，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于《毛诗》之外，复比勘三家；于《清经解》之外，复追踪《通志堂经解》；于古今专著之外，复泛求而杂览。斯则游泽承师启迪之效。然博涉旁搜，如堕烟海，终难反约。今日追思，所得几何！而屈指垂四十年矣。爰取旧日所积，稍事董理，以其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见者，汇成

《臆札》。非敢以述为作也，聊以野老之曝，博通人之粲云尔。甲寅八月校讫识于都门中关村寓庐。

一、驳《葛覃》为怨诗说

《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载李平心氏《诗经新解》，第一节为《释〈葛覃〉篇》。略谓此诗“函义最晦”，古今学者“于此诗义旨全未通晓”。且云：“今推考全诗的文理与义据，可以看出，诗人是用所谓‘志而晦’‘宛而成章’的比兴手法，曲折地描绘了一个蒙谗受屈的贵妇的哀怨。自来说诗者都不解古代谐谑文体，遂使原诗义旨沈霾千载。”又于此文“小结”中云：《诗经》中存在无数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即如六义，特别是其中关于兴的实质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我曾假定，兴就是谐谑。”盖李氏方以谐谑说诗为独得之秘，实则主观臆测，莫此为甚。今但举此诗首二章所说谐谑之义而驳之，则全篇非怨诗之义自明。至于所释他诗中所谓谐谑云者，不复烦缕辨驳。盖举一自足反三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平心云：“在《诗经》中，凡言葛，不是象征已婚的妇女，就是暗射某种依附关系，因为葛是缘附他物而生的豆科植物。葛覃之葛，实隐指一个贵妇，而中谷则隐指她的丈夫。‘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即以葛藤蔓延于中谷，隐喻多年依附于她的显贵丈夫。”今按：以葛隐指贵妇，以中谷隐指其夫，此纯属臆测。既言葛“缘附他物”，则所缘附者必当为另一较高大

之植物，如“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是也。杜甫诗“兔丝附蓬麻”，正本于此。而此诗但言“施于中谷”，非依附于他种植物明矣。《老子》谓“谷神不死”，实以谷为虚牝之象也，今反以中谷为“隐指”其夫，何所据而云然乎？且又何以见其必为显贵耶？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彼“谷”又将何所喻乎？《新解》斥前人说《诗》为“荒诞”、“乖违”，实则其本人所论，亦不免为通人所讥也。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喑喑

平心云：“叶与萋萋亦为双关词，叶谐摄，萋谐妻；意谓她嫁给那位贵族，多历年所，成为丈夫的内助。但是不幸，谗人的诬罔把她的幸福打断了，那‘集于灌木’喑喑而鸣的‘黄鸟’，就像‘止于樊（棘、榛）’的‘营营青蝇’（青蝇乃喻谗言者，见《小雅·青蝇》），向她的丈夫进谗，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今按：“萋萋”一词，《三百篇》屡见之矣，如《杕杜》之“有杕之杜，其叶萋萋”、《大田》之“有滄萋萋，兴雨祁祁”是也；或作“凄凄”，如《蒹葭》之“蒹葭凄凄”是也；或但作“萋”，《巷伯》之“萋兮斐兮”是也；或作“有萋”，《有客》之“有萋有且”是也；而与鸟鸣喑喑连文者尤多，如《出车》之“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喑喑，采芣祁祁”与《卷阿》之“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莘莘萋萋，雝雝喑喑”是也。岂一切“萋”、“凄”字皆谐“妻”之义乎？抑一切从妻得声之字皆寓妻之义乎？岂《出车》、《卷阿》二诗所言，亦为妻受谗言之诬罔乎？而“黄鸟”在三百篇中亦数数见矣，乃以喑喑而鸣之黄鸟与夫营营而飞之青蝇相提并论，不惟古今说诗者无此一解，即求之《三百篇》

亦无可供佐证者也。夫“止于棘”之“交交黄鸟”，岂陷三良于死地之谗人乎？夫“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固以喻“此邦之人”“不我肯谷”矣，然初非黄鸟谗于“此邦之人”而后始“不我肯谷”也。又如“睍睍黄鸟，载好其音”，岂七子之“莫慰母心”，皆缘黄鸟进谗之过乎？而“𪔐蛮黄鸟”又当何所指何所喻乎？况“啾啾”者，和鸣之声也，所谓“载好其音”也，非“营营”、“薨薨”之比也，岂可等而同之乎？执此以质之，悉扞格而难通，则释《葛覃》全诗之为臆说，可不言而喻矣。

维叶莫莫，是刈是穫，为絺为绌，服之无斃

平心云：“莫莫也是双关词，谐母。古音母虽在之部，但可以读归鱼部，莫、母双声叠韵。这是说，她已经做了母亲，一切都很美满。她历尽艰辛，生儿育女，为的是让他们长大成人，永远服事父母；就宛如葛茎经过收割和煮炼，用它的纤维织成细布和粗布，为的是让它们裁制成衣，作为久不离身的燕服与礼服（服字亦义取双关）……”今按：莫之谐母，同为臆说。《旱麓》之“莫莫葛藟”，亦谐母乎？“是刈是穫”以下，明明为直陈其事之赋体，乃反以为比喻，则谐谑之为用，尚有止境乎？“宛如”以下云云，全无依据。夫以葛之纤维作为絺绌，与生儿育女何干？絺与绌，孰为男孰为女乎？以此求信于人，戛戛乎其难矣。

他如释此诗第三章之“言告言归”与“归宁父母”，忽尔释为“无限悲愤”，“决定同……丈夫决裂”，“表达了她对专横丈夫与谗佞小人的强烈抗议”；忽尔又言“诗中不言大归，而言归宁，乃是诗人故示‘敦厚’的宛辞”，自相矛盾，全无准